

華夏導報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七七七號

社址：中國文化學院
辦公室：二二三二
編輯部：二二三三

(刊校)
品實非

發行	師	蕭	：人	行
社主	銘	貞	鄭	：長
編	系	學	聞	新
行	局	書	岡	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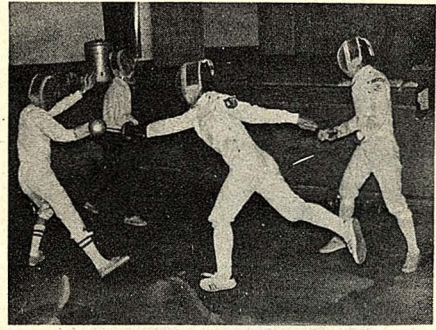
迎接十週年校慶

華岡展開藝術季

計有電影音樂美術等活動

(本報訊)本校為慶祝建校十週年，特展開一連串之藝術活動。

此項活動共有七類：一、文藝創作大競賽，內容不拘，十一月二十四日截止。二、校慶特刊徵稿。三、舞蹈發表會，由舞蹈協會主辦。四、十四日晚七時大成館一樓七音樂禮堂舉行。五、小說



行政社劍洋西校本與隊劍洋西大政 (強國鍾者記報本)。形情賽友

七時於宗南堂舉行。晚七時於宗南堂舉行。晚七時於宗南堂舉行。晚七時於宗南堂舉行。晚七時於宗南堂舉行。

演講

(本報訊)新聞系今邀國內知名之吳炳鍾教授蒞校演講。

此次演講題目是「智慧的建立」。

下午一時至三時假宗南堂舉行，歡迎對外同學參加，因受場地限制關係，請同學務必在下午一點鐘以前入場。

校慶盃桌球

今截止報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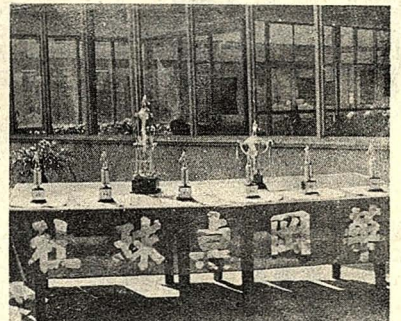
(本報訊)桌球社為慶祝校慶舉辦桌球賽，將於今日截止報名，尚未報名者，可在本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三時三十分於大成館一樓辦理。

此次比賽之分組為：(一)男子團體(二)女子團體(三)男子單打(四)女子單打(五)男女混合雙打表演。

大會操預演

希準時出席

(本報訊)體育組訂於本(十一)月十六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大操場舉行校運大會操預演。



取爭去您著待正品獎的富豐球桌 (強國鍾者記報本)

簡訊：凡向本校體育器材室借用器材之學生，均應按期歸還，如有延期不歸者，除將姓名公佈外，並按規定報請訓導處議處。

重嚴太題問車擠岡華

揚外莫醜家動運校愛

許多通車的同學向本報反應，認為目前華岡人擠車，已演變成一種習尚。人多時要擠，人少也要擠，搶上車之後更同時霸佔幾個座位，令後上車的同學望位興嘆。

本月八日上午七時卅五分，一輛公路局車駛到中央日報前，慢了下來。忽然一個緊急剎車，沒有靠站就停了下來，一群人湧向車門。由於後面的人蜂擁而上，站在前面的人立刻被擠倒在車旁，車門不會打開，直到地上的人多站起來之後，才繼續滑到站前停下，打開車門。人群又擁了過來，另一批人又被擠倒在車旁。慘叫與哀號之聲不絕於耳，擠不上車的人，開始爬窗戶……這時，在中央日報側門的一個外國人，好整以暇的把這一幕精彩演出，一一收入鏡頭。同日上午八時四十分，一位公路局司機看不慣擠車的慘狀，大罵擠車的人是「畜牲」。

自有華岡車以來，一直就問題重重，有脫班的問題，有擠車的問題。平心而論，目前的擠車情況已到了最嚴重的地步了。據本報瞭解，截至目前為止，已有數十位搭華岡車的同學受到了看得見的傷害。不少同學，尤其是女孩子，被擠壞了手，擦破了腳，更有的給擠倒在車輪下，隨時有被碾斃的危險。而擠車的華岡人生活動中心等的呼籲，然而情況仍未見改善。以最沉重的心情向所有華岡人呼籲：「重視這個問題」。華岡車擠車的問題發展到現在，已經不是個人安危的問題了。本報認為，華岡人若是把擠車當成吃飯那麼自然而非擠不可的話，那麼請在校內擠。在中央日報附近的車站，即請稍忍耐，遵守秩序搭車。因為中央日報附近較為複雜和繁華，充斥著形形色色各階層，人種，國籍的人士，他們看到華岡人擠車的情形，對我們學校甚或我們國家會有怎麼樣的看法。

龍城一夜

讀後感

莊峯

「龍城一夜」是篇意識流小說。意識流小說是什麼？誠如作者趙滋蕪在另外一本書——「文學與藝術」中所說：「意識流本為一心理學名詞，若將此心理學名詞，若將此心理學名詞接枝到小說創作上，遂成為意識流小說。」由此，我們可以握住一些要點：意識流小說凡事皆藉「聯想連接」，然後呈現一種顯屬雜亂無章而連續發生的印象或意念；它主要的興趣不在於對事件的關切，而在於心靈對事件的反省與回應……

透過間接的內心獨白，開章明義，作者就把書中主角——趙天——的個性描繪無遺。他是一個喜歡回憶過去，慣於胡思亂想、念舊痴心、自怨自艾、老愛嘖嘖咕咕對著自個兒影子談心的人。無形中激起讀者對他的關懷和憐憫，輕易的把讀者引進小說人物內心的思想裡。足見作者著刻意醞釀的苦心。

緩慢的節奏中，我們可以探知作者溫柔敦厚的個性，也唯有這種個性的人，纔能寫出如此美的作品。讀這樣的作品，宛若親切和藹的老祖母在你頭上輕輕撫摸。不但不會窒息，反而會調和你的血液，令你感到舒暢得意。文中的對白生動自然而且富有哲理。扮什麼角色就說什麼角色的話，絕無張冠李戴之嫌。趙天是一位醫生，他的談吐完全就像一個醫師。舞女水靈，她一舉手一投足完全像個舞女。跑跑說的話完全像跑跑。沒有雕琢，沒有粉飾，作者自自然然的將適合的對白加諸於適當的身份。要不是作者學識的豐富和生活體驗的寬廣，描寫枯燥乏味的心裡活動，絕不可能有如此高的藝術感。如趙天一向水靈說：「我現在是『醫死』，不再是『醫生』啦。」又如鄭明園內，一位青年問他：「到什麼地方去？」趙天「啞啞欲淚」地答道：「到『陰國』去。」

一陣迷惑之後，再度抬頭，已經「物是人非事休」了。天依舊藍得耀眼，紗帽山無言聳立著，七星山巔煙嵐繚繞。無助時，只有面山，而山總無言對我。突然不敢置信，我就這樣過了破敗的半年。對於一向自以為會排遣時日的人來講，這是很覺汗顏的事。難道這就是成長？我寧願不是，它遲緩得讓人感到無奈。別人眼中的我，活的好快活、好寫意，有誰知那全是假的。朋友們都羨慕我新鮮人的生活，過得燦爛如花，在他們面前，我展露愉悅和滿足。何必讓人知道我內心的掙扎，那是誰也幫不了忙的。即令我求教於任何人，誰都將莫可奈何地說：「隨你自己的意思吧！」天！我如能拿定主意，也可以不必這樣以「輝煌」來麻痺崩潰的精神了。我的本性，是原不屑在人前表露自己的。一如你，著紅衣，墨鏡時是喧嘩的你，著黃卡其褲、近視眼鏡時是靜默的你。前者招來人們的厭惡，後者又被認為是虛偽。然我知，那並非矯飾，那才是真正的你，一個有志難伸，唯能埋首書城的你。但現時我懷疑，久處池中是否已令你變

慕檯頭

微葉

我已厭倦生活在你帶來的旋風之中，你既已離去，就不必對我謳歌徐志摩的「偶然」，那已被人用得夠俗了，不留一物地走吧！但願恬靜的日子又會來臨。山際煙嵐風駐，為什麼昔日的怡然不再？

得冷酷？也許你將自詡為理智。若然，我也無話可說，反正我早在一開始就喪失發言的機會了。你的猝然來去，匆匆得連讓我慨嘆：「春夢秋雲，聚散真容易。」的機會也沒有。畢竟只有一夕，惶論一季春秋！惶論山海之盟！我不是傻得嗎？你於我，不過是蜻蜓點水，偶然駐足罷了，若還奢望能希冀些什麼，豈不徒然自擾嗎？愚駭的我，竟自陷泥沼如許之久。「揮不起慧劍」，只是託辭，如果下定決心，有什麼是不可能的？於今，既然覺醒，為這執著，真是浪費。以後你再不用耽心地偷眼瞧我，眼底閃著問號：「你過得還好嗎？」往常我總避開這難題。今後，我將拾起頭正面回答你：「我已可以勇敢地把你視為過客了，你放心吧！」

臨終祈禱

Walt Whitman 原作 莊 莊 譯

最後，溫柔地，自堅固城堡的圍牆，自交錯的鎖扣，自緊閉的房門，且讓我飄蕩。

讓我無聲往前滑翔，憑此溫柔之鑰開啓此鎖——憑一聲輕喚，做開心懷吧，哦，靈魂。

溫柔地——請勿性急，堅強的是你的精神，哦，平凡的人，堅強的是你的精神，哦，愛情。

然平凡但表現的技巧卻很突出。結構謹嚴稠密，風格大膽新穎，情節經過作者有意安排，顯得一片和諧而有秩序。故事選擇來自「自由聯想」和「自由交談」。採取全知的觀點，不但描述人物的意識活動，並且在一個開我的房門，告訴我他出事的消息。當我趕赴現場途中，我願選遇不幸的，是另外一個他。然而一切如一場噩夢消失了。他靜靜地躺在那兒，用他已炸爛的雙唇有氣無力地呻吟著，模糊的聲音中還可以聽到：我不能去上課，打電話給助教等字句。於是，我託了護士掛了電話，然後緊緊握住那冰冷的手。他的臉就像走出礦坑的礦工，一邊黑黑另一邊却又白哲；我想：「就是勇敢鬥士？」



他對他那破舊的小鐵馬是那麽信任，就如對自己的信心一樣；但是如今它讓他失望了。並且帶給他考驗，是那樣的驚人。還記得那天，他愉快地告訴我：我真喜歡獨自駕著小鐵馬，在華岡道上